

张之路非常可笑系列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张之路

中国安徒生奖得主

国际安徒生奖提名奖得主

中国促进儿童阅读行动大使

有老鼠牌铅笔吗

ZHANG ZHI L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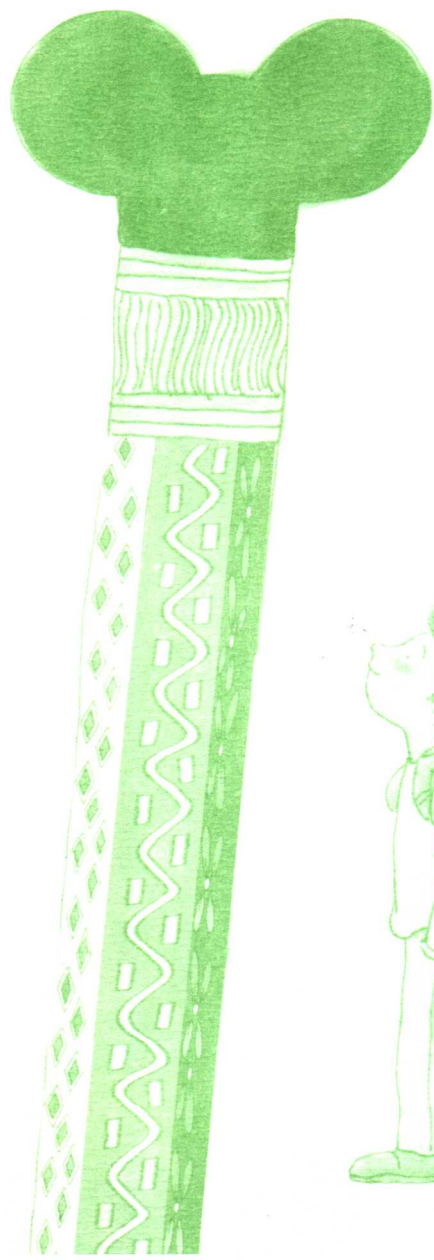
张之路 著



有老鼠牌铅笔吗

张之路非常可笑系列

张之路
著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有老鼠牌铅笔吗/张之路著. —杭州: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0.8 (2007.5 重印)

(张之路非常可笑系列)

ISBN 978-7-5342-0941-3

I. 有… II. 张…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17194 号

责任编辑 孙建江

封面绘画 朱科夫

封面设计 周翔飞

版式设计 赵路

插图 郑凯军

有老鼠牌铅笔吗

张之路 著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5.0625

插页 4

字数 100000

印数 68801—728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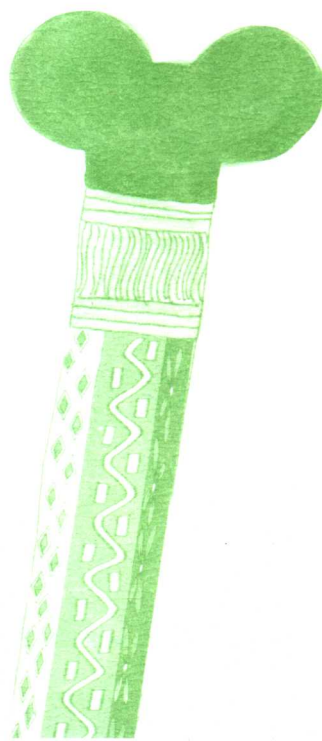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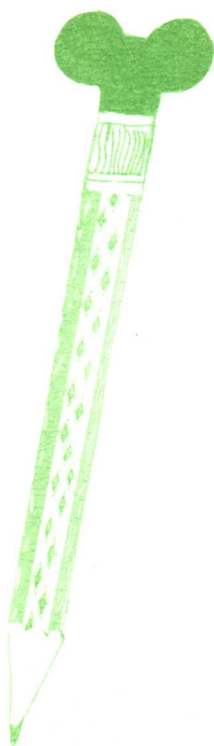
2006 年 6 月第 3 版

2007 年 5 月第 13 次印刷

ISBN 978-7-5342-0941-3

定价: 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张之路非常可笑系列

我和我的影子

乌龟也上网

足球大侠

有老鼠牌铅笔吗

奇怪的纸牌

野猫的首领





- 张之路，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物理系。
- 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电影集团一级编剧。
-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第三军团》等，长篇童话《傻鸭子欧巴儿》等，短篇小说集《题王》等。电影剧本有《霹雳贝贝》、《疯狂的兔子》、《扬起你的笑脸》、《妈妈没有走远》等十部。电视连续剧本有《第三军团》、《妈妈》等多部。另著有《中国少年儿童电影史论》等理论专著。
- 文学作品曾获国际安徒生奖提名奖(IBBY)、中国安徒生奖(CBBY)、中国图书奖一等奖、中国作协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宋庆龄儿童文学奖、冰心儿童图书奖等奖项。
- 影视作品曾获电视剧飞天奖、电影华表奖、夏衍电影剧本奖、大众电视金鹰奖、电影童牛奖、开罗国际儿童电影节金奖等奖项。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暗号	1
第二章	严峻的开头	11
第三章	阴谋暴露了	19
第四章	老邱和算命先生	33
第五章	年轻的烟鬼	50
第六章	误入歧途	64
第七章	包子摄制组	74
第八章	运气来了挡不住	84
第九章	我成了骗子	100
第十章	善良的谎话	110
第十一章	柳暗花明	122
第十二章	强盗的女儿	139
第十三章	猫牌橡皮出现了	149
后 记		157

第一章 暗号

我和爸爸在同一所中学里。他和刘老师一样，也教物理，不过不教初二，而是教高二。他教的学生中恰恰就有刘老师的儿子。

有一次，我对爸爸说：“您要教初二就好了，让刘老师教高二。这样，您教您的儿子，他教他的儿子，不但责权利都清楚，而且便于严格管理，咱们俩还可以经常见面……”

爸爸笑着说：“这样当然我乐意，可是就怕别人说闲话，即便没有人说闲话，你是我的儿子，我对你就要严格要求——有了成绩不便表扬，有了缺点还要加倍批评。这样岂不委屈你了。”

我说我不怕。





爸爸说：“你不怕，我还舍不得……”

我说：“听您这么一说，您还挺慈祥的，那么我屁股上的巴掌印难道是我用红笔画上去的？”

爸爸严肃正经起来：“打你是为你好，那是疼你，你只要回忆一下打你的部位，你就会理解，我为什么只打你的屁股，而不打你的脑袋。”

“您是怕把我打傻了，考不上大学！”

爸爸有些激动：“你只说对了一半，关键是屁股上肉多，不疼。就是疼，也是十分短暂的……再说，随着你年龄的增长，打屁股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今年都快年底了，还没打过一次呢！”

“噢！合着打屁股还有计划？您是不是觉着亏了？”

“话不能那样说，”爸爸摇摇头，“等你长大了，你就会明白，不是我亏了，而是你亏了……”

“我亏了？”这太荒唐了，我只能认为爸爸在开玩笑。

爸爸一点不笑：“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你爷爷也打过我的屁股。后来，我长大了，结了婚，尤其是有了你，想起那些事，我不但不恨他，反而还特别想他……没有一个父母是愿意打孩子的，都是气急了，恨铁不成钢——那当然也不对！……现在，你爷爷不在了，我倒想让他打我的屁股……可是，打不成了……”爸爸的眼里湿湿的。

本来，我是想和爸爸开个玩笑的，如果真的让爸爸来教我，我的优秀的学习成绩就会被蒙上“走后门”的阴

影。没有想到,这段谈话以喜剧开了头,眼瞧着就要以悲剧来结尾。于是我赶紧说:“爸爸,等星期天有空,您好好打一顿我的屁股,怎么样?”

爸爸突然从惆怅中振作起来:“你以为打屁股像鼓掌那么容易吗?每次打你屁股的前后我都要承受巨大的感情折磨……我今年刚好到了不惑之年,我明白了,打屁股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来说都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我以后不会再打你的屁股!”爸爸信誓旦旦地说。

咦!我们的谈话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打人的吃了亏,被打的却占了便宜。这样算起来,我从小到现在不知占了爸爸多少便宜……

有段绕口令教导我们说:“十四是十四,四十是四十;四十不是十四,十四不是四十。”

今年,我爸四十岁,我刚好是十四。这段绕口令好像就是为了今年的我和我爸爸写的。这段绕口令在我听起来就是这个意思——“我永远是我,爸爸永远是爸爸;爸爸不是我,当然我也不是爸爸。”

妈妈对我和爸爸之间那种“没大没小”的谈话总抱着一种批评的态度。

吃饭的时候,一张小小的方桌,妈妈横在我和爸爸之间,我和爸爸脸对脸。饭菜实在是太单调了,我们总想开个玩笑给饭桌上“加个菜”,可又不能太放肆,不知道什么样的玩笑可以开,什么样的玩笑不能开。这时候,我





和爸爸就互相看着，我知道他和我一样的寂寞。

有一次，我忍不住了，就用两枝筷子互相敲击着说：“筷子一打点儿对点儿，我和爸爸脸儿对脸儿，今天不把别的说，说说我的小心眼儿……”（这话免不了有点影射妈妈的意思。）

爸爸举起筷子正要响应。妈妈瞪了我们一眼，说：“干什么？干什么？吃饭都堵不住嘴呀！从哪儿学来这么俗气的东西！吃饭居然敲筷子！”

爸爸赶紧帮我解围：“这是学校文娱会演的节目，叫筷子歌，还得了奖的……”

妈妈说：“什么？敲筷子也得奖？得了奖怎么不上电视？”

我和爸爸面面相觑，不知道妈妈怎么会有这样的思维方式——得了奖干吗就非得上电视！不上电视就不准得奖吗？

爸爸说：“你总得幽默点吧！”

妈妈说：“幽默？幽默能当饭吃吗？”

就这样，我们每顿饭都吃得紧张严肃，速度之快让人难以置信。当然，对节约粮食也大有好处。

今天，饭刚刚吃过一半，爸爸不知道怎么也憋不住了。他忽然问我：“夏刚，我问你个事儿？”

“什么事？”我刚刚喝完一匙汤。

爸爸说：“你说，人在喝汤的时候，是人的嘴找匙子

呢,还是匙子找人的嘴呢?”

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急忙举起汤匙做实验。我让脑袋一动不动,用汤匙去找嘴,发现十分别扭。接着我又将匙子举在空中,让嘴去找匙子,这就更别扭……我笑了说:“互相找吧!”

我们不由得偷偷去看妈妈的眼色。只见妈妈正聚精会神地在用嘴去找匙子,正因为认真,样子十分可笑。我从来未发现妈妈还有这样的神态。不看则已,一看,我和爸爸同时大笑起来。

妈妈急忙把汤喝下去故作镇静地说:“这有什么!当然是匙子找嘴……”

我和爸爸再次毫无顾忌地笑起来。妈妈虽然嘴里还说着,这有什么好笑的,这有什么好笑的……但分明已经没有平时那种居高临下批评我们时的底气。

爸爸于是趁机讲了这样一个关于匙子的故事——

“当年,英国首相丘吉尔参加一个由英国女王主持的宴会,一位阿拉伯的酋长恰好坐在丘吉尔的旁边。那位酋长看见桌上的银匙子不错,于是拿了一个放到了衣服口袋里,被丘吉尔看到了。但他不动声色,也拿了一个银匙子放进口袋,还与那位酋长会心地一笑。过了一会儿,丘吉尔对那位酋长说,我看见侍从紧紧地盯着我们俩,我想,我们拿匙子的事一定被发现了。我们不如拿出来算了,免得出丑。说着,丘吉尔将匙子拿出来,放到桌





上。那位酋长无可奈何，只好也将匙子拿了出来……”

我笑着说：“不错，丘吉尔太幽默了！”

妈妈却说：“真有这事？”

爸爸说：“嘻！开玩笑嘛！主要是说丘吉尔的性格。”

妈妈没有再说什么，只是喝汤的姿势有点别扭，我心中暗暗高兴。

这顿饭虽然菜不多，但吃得很香。看来，幽默虽然不能当饭吃，但却可以当菜下饭。

……

第二天放学以后，我兴冲冲地跑回家，急着要把被评上三好学生的消息告诉爸爸……我听见厨房里有声音。我敲门，没有反应。我又使劲敲，还是没有反应。不但没有反应，而且连声音也没有了。顿时，我身上的汗毛孔都张开了。一种冷飕飕的感觉充满全身……是不是爸爸病了？病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别是小偷进了家里吧？这时，我仿佛看见那个贼眉鼠眼的家伙正使劲盯着大门，手里还握着个菜刀什么的……如果他这会儿猛一开门冲出来，我还真对付不了。

我嗓子都变了调，大声喊：“爸爸，是您在家里吗？——”我想，如果里面再不出声，我马上就会转身冲到街上大喊：“抓小偷啊——”

屋里传来爸爸不紧不慢的声音：“你忘了？”

我顿时松了一口气，浑身汗津津的，奇怪地问：“忘

了什么？”

“暗号——”

我猛然想起了我和爸爸的约定——那是他昨天兴之所至和我谈妥的。

我把对爸爸的气愤放在一边，忍气吞声地又敲敲门，学着现代京剧《红灯记》里那个坏蛋的声音：“请问，这里是李师傅的家吗？”

“你是？——”爸爸学着李奶奶的腔调拉长声。

“我是卖木梳的！”我狠狠地说。

“有桃木的吗？”爸爸不紧不慢，字正腔圆。

“有！要现钱！”我又使劲捶了捶门。

门开了，爸爸站在门口：“干吗那么厉害？像个大灰狼似的！”

“真可气！您也不说话！我还以为小偷来了呢！”我说。

“噢！这是我们俩昨天约好的！你不说暗号，我怎么说话？”爸爸振振有词。

“没劲！下次别这样了，多麻烦呀！”我把书包扔在床上。

“麻烦什么？这样多幽默呀！如果每天放学，你一敲门，我就开。你叫声爸爸，我叫声儿子……几十年如一日，枯燥不枯燥？这样多有乐趣呀！”

我不说话，我那紧张和气愤的情绪还没缓过来。



爸爸又说：“孩子，我跟你讲，你别以为幽默这东西是小把戏，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幽默这东西是一个人身上的最可宝贵的性格。大者说，比如两个人遇到同样的打击和挫折，如果是个不会幽默的人，他可能就死了；如果是个幽默的人，他可能就会顽强地活下来。人们往往以为克服困难和挫折只需要意志和勇气，其实，幽默也是同等重要的……你懂吗？”

我摇摇头：“我看不出来，不就是开玩笑吗？如果一个人要死了，你跟他开个玩笑说，没事，这是死神跟你闹着玩呢！难道他就可以活过来吗？”

“啧啧！你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幽默，幽默是聪明人



才会的玩意儿……这也不怪你——你年龄太小。这么说吧，你不是爱听相声吗？那是别人说。他说得再好，你也不能天天听不是？如果我们幽默，实际上我们就是自己给自己天天说相声，每时每刻说相声，那有多开心……”

“那，我们每天就光说‘李师傅在家吗？’”

“哪能呢？幽默是随时随地发生，碰到它就捉住它，大笑一场……”

看见爸爸这样执著，我不由得跳起来，抱住他学着《红灯记》里那个坏蛋的腔调大声喊：“啊！密电码，我可找到你啦——”

爸爸连连笑着说：“成！成！”





有人敲门。

爸爸小声说：“你妈回来啦——”

我急忙跑到门口说：“暗号？”

妈妈使劲敲着门：“啰嗦什么？快开门！”

爸爸可怜兮兮地对外面的妈妈说：“老总，我们家没有粮食——”

妈妈发火了：“要什么贫嘴，快开门！”

我和爸爸互相看了看，爸爸摇摇头：“唉！鬼子进村了……”说着，打开门对妈妈说：“唉！你一点也不会幽默……”

妈妈说：“我告诉你，别天天让孩子练耍贫嘴，锻炼锻炼他应付社会的能力才是正经。幽默！幽默！幽默能当饭吃吗？”

听见这话，我很悲哀。昨天晚饭的时候，妈妈已经对幽默表示了好感，今天干吗又对幽默这样冷酷无情呢？再说，不喜欢幽默就算了，也用不着这样敌视它呀！还有，幽默怎么总要跟吃饭拉扯到一块呢，它们是根本不同的两件事嘛……

每当这个时候，我就特别同情我的爸爸。他煞费苦心地点燃了一个小小的令人愉快的火花，却被妈妈一盆冷水无情地浇灭了。